

萧梅 主编

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蓬莱道教音乐研究基金资助

太音

第十二卷

R i t u a l S o u n d s c a p 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十二卷

Ritual Soundscapes

大音

萧梅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音·第十二卷/萧梅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39-6227-1

I. ①大… II. ①萧… III. ①音乐学—文化人类学—文集
②宗教音乐—文集 IV. ①J60-05②J60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928号

大音·第十二卷

主 编 萧 梅

责任编辑 王 红 苏 丹

特约编辑 李 亚

装帧设计 马夕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总编室) 84057667(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总编室) 84057670(办公室)
8405769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6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227-1

定 价 45.00元

主编 萧 梅

副主编 刘 红 齐 琨

编委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Helen Rees Rachel Harris 蔡宗德 官宏宇

刘 红 齐 琨 吴 凡 萧 梅 薛艺兵

杨民康 杨 晓 杨玉成 张振涛

特约编辑 李 亚

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资助

目 录

—学术文萃—

- 3 聽觉、认知和身体 / 周 雷
- 19 云南河口蓝靛瑶婚礼仪式音乐研究 / 杨民康
- 46 封神“歌”——瑶族巴哼人支系多元神祇信仰研究 / 吴云龙
- 81 藏戏“阿姐拉莫”前演“顿”之音声考源、
仪式象征及其意义 / 魏心怡
- 124 古道村丧葬仪式音声个案分析 / 樊乐乐

—田野档案—

- 161 越南富寿省安泰村“唱春”（Hat Xoan）仪式 / 陈 盼

—大音讲堂—

- 193 音乐结构与人体运动：来自阿富汗琉特琴的经验
/ 约翰·贝利（John Baily）著 程之伊译
- 211 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第八届“大音讲堂”圆桌会议纪实 / 朱腾蛟

—述 评—

- 225 民族音乐学英文文献中的“传媒性音乐”研究 / 刘泓池

—书 评—

- 249 《人为何歌唱：人类进化中的音乐》
/ 约瑟夫·乔丹尼亚 (Joseph Jordania) 著 朱腾蛟评
- 255 《嘻哈日本：说唱乐和文化全球化的路径》
/ 伊恩·康德瑞 (Ian Condry) 著 潘天舒评

—译 文—

- 261 新的界限，变化的身份认同：对印尼龙目岛林萨尔寺庙节庆变化的解读
/ 大卫·哈尼什 (David Harnish) 著 杨烁译 温永红、魏琳琳校
- 290 《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的》(1885)：英译本暨历史分析性之评论
/ 圭多·阿德勒 (Guido Adler) 著 秦思译

周 雷

聽觉^①、认知和身体

【摘要】本论文从聽觉、聽觉材料、聽觉与宗教的讨论进入，旨在讨论有关知识、认知、信仰、宗教的核心发生机制，并主要来检讨我们对于视觉材料的过度关注。人类认知的聽觉转向，不仅在于挖掘出更多与“死海古卷”、“敦煌卷子辞”、“殷墟甲骨”、“马王堆帛书”等视觉材料等量级的聽觉材料和“聽觉文献”，关键是对人类认知过度视觉中心主义，甚至视觉整体劫持认知等谬误进行修正。长期以来的视觉暴力、视觉先导，将声音逼退到一个末属的位置，甚至出现聽觉为视觉扯谎、捏造、篡改的“为像作俵”。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视觉上的“不堪”与问题重重，并不在视觉改造，而在于回到聽觉，聽到另一种可能。中国人讲“礼崩乐坏”，已经提示我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问题根结；“聽而不闻”这个症候型成语也同属一种机制，都在提醒我们，聽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认知的路径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聽属关系；声音民族志；认知人类学；聽觉型元人

【作者简介】周雷，男，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自然力研究院创立人。

^① 相比较简体字的“听”，那个口字偏旁似乎提示还没听就想说，所以本文使用了繁体字的“聽”，耳在左，“德”在右，提示我们聽是一种“聽德”。

一、回到婴儿：一个不严格的生育民族志

作为一个引子，笔者想把婴儿的生育过程当作民族志的证据使用，当然主要目的是讨论听觉、认知和身体。婴儿在未出生之前，他与外界的互动通过声音来实现，这大约是个科学事实。^①这里面不仅是单一的声音，而且是一种通过羊水为介质的声音系统，婴儿通过羊水氾濫的海洋感，隔着一层皮肤，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皮相”的理解。焦急和慈爱的母亲，有时候会通过抚摸肚皮，听音乐、讲故事来进行胎教，或是经常对肚子里的胎儿说话，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一个本体论和听觉意义上的整体。更关键的是，母亲主要把它视为一种听觉型动物和生命体。

作为一名“曾经的胎儿”，我们只能靠推测或实验室数据来还原胎儿的听觉经验，但都难以还原作为一名胎儿的实际听觉体验。因为某种程度上，听觉的实质是稍纵即逝，同时它具有不可捉摸的随机性，即使是成系统的规律化声响，还存在“弦外之音”。胎儿生活在一个“音箱里”（jukebox）——它不仅生活在羊水和子宫意义的母体音箱，由于母亲与外界的声音互动，它还生活在一个声音系统（sound regime）当中，身体于是成为一种声音介质，认知和智识生成的过程，像是外部的音响像电流穿过身体，或是多种物质的不同频率震颤。

在非洲部落中，当地人对于节奏与生俱来的敏感度和感受力；在中国新疆等少数民族有关“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俗语背后揭示的“音声”遗传性。这些常识性的族群特质刻板成见其实都告诉我们人与声音/声响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同构性。也就是这个原因，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往往更容易通过“声辨”而不是“形分”，一声一世界，一音一族群，甚至可以说“人以声聚，群以音分”。

回到胚胎听觉经验，声音至少是一种双重结构，一重是通过羊水传递的字

^① 《科学》杂志的研究显示，胎儿不仅可以听声音，还可以学单词，部分进入记忆系统。参考 <http://news.sciencemag.org/brain-behavior/2013/08/babies-learn-recognize-words-womb>。

宙型声波；一重是被母体情绪化和主体化的声音系统过滤的声音。笔者姑且称第一种声音为自然原式声响（natural prototypical ambience），第二种为中介性母体认知声音情境（mediated motherhood sound cognitive system）。在婴儿尚未出生之时，它已经在吸取、对照、分析两种声音，一种是外部宇宙的声音（cosmological information），另一种是被母体“咀嚼/过滤”过的声音（pedagogical deformation）。婴儿尤其是通过后者获得一种声音的标示和符号系统认知。

婴儿因此一出生就在啼哭当中出现调式和口音，这种在哭声中充满听觉意蕴的切分、疾徐、跳转、冷涩、凝绝，关键的是传递一种听觉感受和认知，而声音表意的实质是“未成曲调先有情”。声音的内在情绪也是中文书写系统的显著特征，中国文人在书法实践中，实际上都在通过视觉笔触来传递情绪和情感；某种程度上在乐器演奏中的拢、捻、抹、挑（所谓手法），与书法的枯笔、藏锋、落锋、存筋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的形象性被过度重视，书法的声响性明显研究不足。这对应到文化系统和政治制度上，中国在视觉上的沉迷和自我改造一脉相传，但是在听觉上的自觉、克制和检讨明显不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视觉不足背后的听觉崩坏。

回到胎儿话题上，直到出生，婴儿的高保真、情绪内嵌、认知附载的“母体音箱”被摘除了，它开始用自己发育的肉耳和声腔共鸣系统来直接提取周遭的自然声响、人为噪声和社会意义表音机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探讨的声音制度其实都建立在上述的多套声音系统之上，此多轨声音系统和多意义声响系统可以被用来关联各种宗教及日常社会生活的许多事件（act）。

二、 婴然儿然：声音系统的仿生机制

也许是因为人类继承和后天训练的声音系统从一开始是中介化、本体化、实质化的并行机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基于此开始发展出不同的指号/符号标示和提取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类语言的“仿声”机制——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类的知识都是一种听觉型的知识

(心声合一、物我合一)。胚胎时期的婴儿当然有视觉能力，但是听觉似乎“覆盖”了它整体的认知意义系统，当然具体的细节需要更多胚胎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这个时期的人不妨称之为一种“听觉型元人”（audible homo prototype），人更应当被理解成为一种听觉型范式。因为婴儿胚胎期阶段听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因为皮肤和羊水的关系，婴儿的视觉是被压制的，人类的视网膜构造和成像原理（婴儿没有在羊水中也可以观看的“护目镜”，也没有可以穿透皮肤的红外热成像仪器），决定了居住在“羊水宇宙”的婴儿，无法通过高清成像的方式认知世界，它对世界的有限但是全息感知大量来自听觉。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经咒中对声音大量使用的例子，尤其是从六字真言当中，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全息型、胚胎学和听觉型知识。如下文对梵文的翻译，将其释义为完全纯然的听觉符号，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字形翻译中，左边有一个“口”字。这个“口”字，仅仅标示这是通过一个发声的符号和孔洞所传达的宇宙，还是一个被人器官中介化的自然本体声响？

1.  唵（天道）

2.  嘛（修罗）

3.  呢（人道）

4.  叭（畜生）

5.  咪（鬼道）

6.  吽（地狱）

这时候，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被理解成有着巨大耳朵的“老聃”，此人不仅名字叫耳，而且表字也是“巨型声响系统、高保真听觉型元人”的意义。李耳正是通过五官的系统“内卷”和向内观照，

屏蔽其他感官的冗余信息，最终获得一种元真世界的认知——它既是一种婴儿羊水为中介的混濛认知，也是通过母体声响系统为中介的认知。

所以，《道德经》这样判断其他感官及其提取“数据”的意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又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①（老子著、王弼注 1989：3）

联系到现代世界的“谷歌眼镜”，虽然表现形式是一个无远弗届、无微不见的观看装置，但是在表现形式上，确是一个眼罩，它只不过是用海量信息来屏蔽和筛选知识，也是属于一种内卷化的视觉装置。如下，是笔者对《道德经》的几种听觉阐释和理解：

1. 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插叙（1）：这种认知逐层扩散的晕圈效应，也是一种羊水胚胎式知识，正如婴儿、胎息、胎音、母声仪器的认知系统，所以我们遵从自然的声音训诫，通过地，再通过天、道、自然的衔接，形成真正本真的知识。

2.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插叙（2）：现代科学按频率将声音分为次声、可听声、超声、特超声，同时还区分周期性声音和非周期性声音；《道德经》的大音更像是不通过母体胎音机制传递的声音，而是直接通过羊水和胎儿的听觉本体所捕捉的细微之极，希夷之致的声音，故而希声。笔者称之为“宇声宙音”。

3.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插叙（3）：因为胚胎的受孕，本就是一个过程，已经过万物的运化——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包含了足够充沛的能量和信息，它是外在而不需人认知而自在而自然的物事，所以胚胎是一种听觉机制，也是一种宇宙认知

^① 笔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和“知道”，都在于对“希夷”之认知。

原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道德经》认为并不需要再远行费力来获得对天下的认知,相反只要居大方之境,允执其中,即可获得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不行不见而知,关键在于五官的内卷和向内照视及俯听。

再看《道德经》如何理解婴儿和赤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婴儿不是一个粗陋简单的“裸机”,而是充满信息和本真知识的“源代码”输出和生产机制。如果仔细梳理各类宗教文献并揣度社会认知的各种积习,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婴儿“真理型认知共识”?

三、文、谱、咒、诀、献:书写的实质

中国人在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时,往往必须追溯到殷商时期的龟骨卜筮的卦文,就从文字学的含义来看,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完全不是初始性的文字,但是它却可以用来做一些书写实质的推演和分析。

我们如果认同真正的本质性的知识是听觉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同意书写系统可以理解为对声音系统的系统性记录。在文化类型当中,有些文化群体和保有者一直使用口传的方式进行知识和记忆传递,俗人社会通常把它当作文化不够“发达”和“文明”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口传型的文明和知识形态相反倒是更为原典和发达的知识观和认知形态观之下的产物。因为从符号替换和声音记录角度,笔者觉得寻找一种书写图式是较为简单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在那些口传型文化和听觉型知识的传递中,当时的人们一定觉得自己通过声音在传递一种更为本质和绝地天通的知识。

再看甲骨文的卜辞,它的书写过程和时间绵延,也许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卜辞文字更为重要,这里有几个要素:占卜的人、被占卜的人和事、占卜所进入的领域和知识区域、占卜所理解的宇宙和世界。我们如果过于专注卜辞里写了什么,就会忽视殷商人用占卜带来的听觉型场景和听觉型知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卜辞的展开不仅有时间顺序,而且彼此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段段对话和对谈的展开,其中充满了设问和对答。占卜者首先通过甲骨,在

具体的时间选择之后，进入到一个神秘的空间，和一个具名或不具名的神鬼、灵魂、天帝对话，而且在这个占卜对话的过程中，还有第三人在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甲骨文的卜辞，它是一个通过书写和刻画而进行的语言学转写和录音行为，甲骨文其实更像是一张张刻写在龟甲和骨头上的声音事件（speech act）。再进入周朝，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通过青铜器皿而传递的知识型对话和社会化声音场景，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完全释读的《匭匜》青铜器铭文：

隹（唯）三月既死霸甲申，莒王在莒上宮，白（伯）揚父迺（乃）成贊（猷）曰：“牧牛，猷！乃可（苛）湛（甚），女（汝）敢自（以）乃師訟，女（汝）上切（忒）先誓。今女（汝）亦既又（有）（果）誓，尊（薄）、趙（格）、嗇、覲、饒甯（造），亦茲五夫，亦既（果）乃誓，女（汝）亦既從辭從誓，弋（式）可（苛），我義（宜）便（鞭）女（汝）千，毆（剋）毆（黠）女（汝）。今我赦女（汝），義（宜）便（鞭）女（汝）千，黠（黠）毆（黠）女（汝）。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罰女（汝）三百乎（鈔）。”白（伯）揚父迺或事（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變（擾）乃小大事”，“乃師或（以）女（汝）告，則（貳）乃便（鞭）千，毆（剋）毆（黠）”。牧牛則誓，乃自（以）告吏覲、吏智于會。牧牛辭誓成，罰金，饒用乍（作）旅盃。（詹今慧 2013：5）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周晚期的司法事件，讲述的是一人违背了先前的誓言，与上司打官司，进行诬告。伯扬父对其进行斥责，同时说本应该鞭打他一千下，并用上墨刑，但是最终宽宥了他，虽仍受鞭刑，但是数量减半，并责令其不许再告，这个官司最终被铭刻在匜这种青铜器上。

笔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司法事件需要通过铭文刻写在青铜器上？青铜器在此作为一个超时间的媒介，用来记录一个法庭“庭审”的对话笔录——

可以想象这个诉讼事件涉及许多当事人，而且最终审稿定稿之后，派相关人记录之后进入青铜器的铸造程序，并以诉讼判决书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民告官但最终败诉的事件。换言之，这可以理解为将声音型知识，转写成视觉型知识的重要事件。

在西周中期存世的一件宰兽簋当中，这个铭文则记录了详细的周王册名的仪式、命辞、程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程式化的用语：兽其万年子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个用语以及青铜书写的行为，更实质的是一种录像和听觉重现证据，它通过青铜器的超时间媒介属性，传递到子子孙孙所在的不同时间和空间，所有人虽然以此物为凭证，但是最终的证据是来自这一视觉证据对当时的一次听觉现场的叙述和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青铜器最初是一个“声音记录仪”，但产生了视觉举证的效果（而目前的金石研究当中，都太注重视觉，而对这些文献的听觉场景研究和还原不够）。

有关声音记录和转写，通过附着已有的书写形态例证，古琴的减字琴谱就是一例。它基本上是视觉型的古琴演奏现场录像，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的文字描述和身体型标记，这种记录方式基本上能将声音现场还原。

例证一

《〈碣石调·幽兰〉序之“宜都王叔明”考——兼及〈幽兰〉谱的抄写年代》一文介绍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琴谱《碣石调·幽兰》，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首用文字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琴曲。该谱抄卷原珍藏于日本京都市西贺茂神光院，现归属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为纸本墨书一卷，卷高 27.4 厘米，全卷卷长 423.1 厘米。（喻意志、王蓉 2013：11）

在“幽兰第五”中，记载一种身体视觉化动作的听觉还原：“耶卧中指，十上半寸许，案商食指，中指双牵宫商，中指急下与拘俱，下十三下一寸许，住末商起，食指散缓半扶宫商，食指挑商又半扶宫商。”具体原文参见下附图 2 文字截屏。

風

(袍修羅蘭之四)

旋賓調定弦 ()

五張為宗

成公亮 作曲

一九九七年三~四月

中速、入拍稍自由

引子 色 等 匀 可 楚 笛。 笛 六 五 四 匀 楚 六 笛。 楚

$\dot{1}\dot{6}\dot{5} \ 3 \ 3 \ - \ - \ - \mid \dot{3}\dot{5}\dot{6} \ \dot{1} \ \dot{2} \ \dot{2} \ \dot{3} \ \dot{1} \ \dot{1} \ - \mid \dot{2}\dot{3} \ \dot{1}\dot{6}\dot{5} \ 3 \ 3 \ 5 \ 6 \ 6 \ - \ - \ - \mid$
 皆三写。 皆习四五皆皆皆写。 皆也皆三写 习皆皆。

3 5 . 3 6 6 5 6 1 3 2 3 1 3 5 6 6 6 - - - ||

渐慢

等勾可 画等勾 五也勾也 等勾 画等画。

$\overset{\text{中速}}{3 \cdot 5 \cdot 3 \quad 3 \quad 3 \quad - - -} \mid 3 \quad 6 \quad 5 \quad 3 \quad 2 \quad 2 \cdot \underline{3 \quad 2} \quad 1 \overset{\text{♩}}{\text{♩}} - \underline{1 \quad 2 \quad 6 \quad 5}$
 第一段 合 旁 才 才 下 芒 菊。 旁 六 五 四 芒 菊 菊 五 菊 才 才 下 中

3 3 3 2 3 3 3 = | 3 5 6 2 2 3 2 2 7 5 6 - - - |
 芭 勃 抽 虞 勃 弓 董 勃 勃 勃 芭 六 勃 立 芭 勃
 芭 勃 抽 虞 勃 弓 董 勃 勃 勃 芭 六 勃 立 芭 勃

[illegible]

$\underline{2} \underline{5}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2} \underline{32} \underline{2} \underline{2} - | \underline{565} \underline{32} 1 1 \uparrow 1 \underline{5} \underline{6} \underline{5} 1 \downarrow 2 1 1 1 - |$
^{稍慢}
 芦 巴 匀 六 尼 六 菊 芭。菊 屋 四 芭 芭 菊 芦 巴 匀 芭 尼 芭 菊 芭。

图1 成公亮的一次模拟自然风的听觉还原和“创造”——通过视觉符号的方式

不仅这类具有观赏性、礼节性、记录性的声音场景可以通过视觉符号系统定格和记录，还有一种记录模式则是通过咒语的方式呈现——之前已有介绍，这里更多介绍一种通过身体来记录的手诀，它来沟通一种神秘的隐秘知识，更